

水边花(外三首)

□ 石看祥

一株花生生长在水边
独自地绿
独自地开
她常常对着水面
梳妆。发呆

风过后
水面恢复平静
那浪花又看到自己
她知道,自己的一生
只为了水

另一个我

面对贫困、艰辛和环境的恶劣
我常常焦虑不已
久而久之,找不到路
如何化解这日渐的困境
显然,一个内心孤独的人
是不够用了,于是
我又造出一个自己。每当
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另一个我就从身体内走出
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而去
看着远去的我
我的眼眶湿润了
随即学着他的样子
拍拍自己。哈哈大笑而去

忍忍,就过去了

父辈们遇到事情
譬如疾病
譬如人为的无条件的服从
常常说

忍忍,就过去了
每次,听到他们平淡而又无奈的

语调

我都愤愤不平
多年后
我继承了他们的
优良传统

隐入夜色

数一数有多少颗星
听一听有多少虫鸣
走累了
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看似在遥望远方
实则大脑一片空白
只是发呆
即使认真观察,又能看到什么呢
夜色无边
我喜欢夜色,又憎恨夜色的黑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
从灯光亮起到次第的熄灭③3

临江仙·杜甫草堂(外三首)

□ 陈万洲

(一)
细雨骑驴西入蜀,中原世事苍
茫。溪山好处即吾乡。老妻画舫
稚子做钩忙。
尧舜致君何计是?唯余锦绣文
章。便携诗酒卧沧江。蓬门招客
饮,花径暮春香。

(二)
白发乱头垂过耳,沙鸥也似飘
零。忧思都寄彩毫中。爱他才调
好,落笔鬼神惊。
我打浣花溪上过,千年来吊遗
踪。草堂人去各匆匆。却听亭下
客,喜雨咏诗声。

水调歌头·冬日登老乐山

世界盘桓久,今日许登攀。何必
芒鞋竹杖,健步上高寒。西望峰
峦,东瞰城郭,人在此中间。碌碌

皆余事,身似鹭鸥闲。
杯中物,心中意,眼中山。坐对斜
阳晚照,一笑展容颜。欲下扁舟
舫楫,刺棹烟波深处,唤取赤松
还。说论庄生梦,林下送流年。

采桑子·参访云和梯田及古村落

开犁节后秧苗好。旧是荒田,今
是桑田。农父腰身弓背弯。
乘梯直到千峰上。谷里炊烟,云
里人间。路转溪桥别有天。

虞美人·虞姬

当年得意千般好,腰比春枝袅。君
王气力可拔山,且待凯旋欢会舞
樽前。
楚音帐外歌十面,一夜风云变。
虞姬拔剑唱虞兮,唱罢美人壮士
死别离。③3

卖瓜

□ 阮威

家西瓜也会兔水了。”墩子的笑话让我
发愁,水都漫进了西瓜地,低洼处,几个
大西瓜在水里漂浮。爹的脸色很难看,
腮帮子上的肌肉一蹦一蹦的,这是发脾气
的前兆。我乖乖地牵着老牛去找高点儿
的草坡。

远处的大路上,“西瓜火车”冒着黑
烟向新蔡大桥跑去。雨还在时不时地
下着,看不见太阳的影子。往年收西瓜
的汽车下不了泥泞的土路,前村后村
都在摘西瓜,然后用牛拉着架子车,到
几里外的柏油路上等瓜贩子。天一明,
全家都下地摘瓜,我和爹负责把瓜背到
地头,然后装进围着“粪围子”的架子车
里。高高的“粪围子”也装不下爹的焦
急:不赶紧卖掉,只能烂地里。看场家
也在摘瓜、背瓜、装车,不同的是他们家
有拖拉机,我们家只有一头老牛。爹捶
着老腰,站起来说:“我去跟看场商量商
量,挂他拖拉机后面。”其实大家都是这
样,一辆拖拉机可以拉五六辆架子车,
“西瓜火车”浩浩荡荡,大家还能相互有
个照应。

爹一脸平淡地回来了,坐在车把儿
上抽烟。“他不拉咱?”明明猜到了答案,
我还是愤愤不平,“他家扶瓜垄、犁菜地
每次都用的牛。”

“牵牛去。”爹淡淡一笑,打断我的
话,“他要拉到林庄挂他亲戚的几辆瓜
车。”林庄跟我们阮庄隔一条路。

我牵着牛,爹扶着车把儿,在满是
“西瓜火车”的新正公路上有点落寞。
没有太阳,却燥热得让人憋闷。我羡慕
地看着“西瓜火车”一列列驶过,心里像
着了火。爹一脸平淡,可是腮帮子上的
肌肉又在蹦,我不敢说话。

“山,你也来卖瓜!”同桌小亮坐在
“西瓜火车”上,“挂拖拉机上。”小亮爹
跳下来给爹一根烟:“把牛卸下来,小亮
爹去路边拴你表叔家。”爹客气着,小亮
爹已经绑好了架子车。我也坐上了“西
瓜火车”,是第七节车厢。

新蔡大桥上只有两辆汽车收西瓜,
排队“西瓜火车”却还在源源不断,等
下去也不一定卖掉。小亮爹跟大家
商量,决定继续前进,拉到王庄大桥看
看。王庄大桥在新河上,离这座横跨正
阳、新蔡两县的老河大桥还有几公里。
“西瓜火车”继续前进,王庄大桥上也有
两辆收瓜的汽车,问过价钱,小亮爹一
脸气愤:“五分一斤?”

“不卖,咱干脆拉到新蔡县城卖,听
说一毛二分一斤。”

“眼下西瓜都上市了,估计县城也
不好卖。”

“一毛也比这强啊!”

“这么多瓜,到哪也不好卖。”

爹拿出烟挨个敬:“我就不凑热闹
了,小王庄有亲戚,我拉到庄上找亲戚

帮忙卖了算了,你们去县城卖吧!”

小亮爹劝了几句,我和小亮依依惜
别。“西瓜火车”带着希望奔向县城。

“咱在这儿有亲戚?”我好奇地问
爹。

“哪有啥亲戚,瓜多卖不上价,人家
带咱一路,不能再影响人家了。”爹顿
了一下,“五分就五分吧!”

好不容易排到我们,一个胖子抱起
一个大西瓜,一拳砸开,红瓜瓤黑瓜子,
瓜瓤一层明晃晃的颗粒若隐若现,好一
个沙瓤西瓜。

“你咋砸个恁大的。”我心疼地喊。
“不收了,不收了,这瓜水泡了。”几
个瓜贩子挑剔着。

爹又上前敬烟:“帮帮忙,恁好的沙
瓤西瓜,哪有泡水的,收了吧!”

“秤拿来。”胖子斜了我一眼,“真不
稀罕你这瓜。”拿大布袋,七手八脚从
架子上往里装,两个人抬着杠子,胖子
扒拉着秤砣,秤杆颤得老高,“一百二
十六斤,记上。”

“老板称好啊,这一百六十多斤
呢!”爹在粮所工作过几年,对秤很熟
悉。

“这哪有一百六十多斤。”胖子迅速
扒拉着秤砣。

爹据理力争。

“好了,算一百五十斤。”胖子手一
挥,“还卖不卖。”几个人趁乱把架子车
上的西瓜往汽车旁滚。

“不准偷西瓜。”我气得大哭。

“不卖啦!不卖啦!”爹也生气了,
拉着麻袋不让往车上装。

“老哥,别生气。”胖子假装生气,制
止瓜贩子偷瓜,又安慰爹,“赶紧卖了回
家去吧。这水泡的瓜,再不卖只能烂
掉。”

爹松了手,找个树枝在地上记下
一个个数据。满满一架子车西瓜,沙
瓤大西瓜,我们全家从早上下地摘
瓜、背瓜,再运十几公里到王庄大桥,
只卖了三十八块钱。我赌气地推着架
子车往家赶。爹喊着吃碗面条再回
去,我闷气,装着没听见。路边有卖
面条的小店,我知道一碗面条两块
钱,爹肯定说他饿,让我一个人吃。
早上空着肚子忙到下午,谁又不饿
呢!“西瓜火车”一列列疾驰而过,
有钱了咱也得买辆拖拉机。我羡慕地
数着三、四、五……这时,一辆拖拉机
突突响着过去了,只挂了一辆架子
车。“看场。”我指给爹看,“就一节。”
爹笑了:“人家亲戚可能先回去了。”

到小亮表叔家门口牵走老牛,我抽
打着老牛急急地往家赶。拐到泥路再
拐个弯就快到我们阮庄了,刚拐过弯,
有个人一身泥浆坐在路边,捂着脑袋冲

我招手:“快来帮忙啊!”拖拉机扎猛子
一样扎进水沟里,架子车横躺着,车轮
远远地甩在泥水里。“看场,翻车了,
我拉不动啊!”“这不有牛吗?让牛拉。”
看场又伸头往我身后看,“你爹呢?咱俩
还不行,再等几个人。”

我真想走开,看他那惨样就蹲了
下来。“快来帮帮忙啊!”爹一拐弯,看
场就激动地挥手喊着。爹推着车小跑
过来:“咋啦?你没事吧!”说着去看
看场捂着的脑袋。“我没事,快帮忙把
拖拉机拉上来。”看场红着脸,痛苦的样
子。爹围着沟边看了看,先跳进水沟
里把车轮搬上来,喊我扶着横躺的架
子车,下水里去解拴在拖拉机上的绳
子。我帮爹把架子车拉到路上。爹让
我牵过牛,套上牛耜子,又下水里去把
绳套拴到拖拉机掀起的后轮上。“拉不
动,再等几个人。”看场站起来给爹递
了根烟。“试试吧,赶紧拉上来,你得抓
紧去医院。”爹说着拉了拉绳子,让我
赶着牛,自己又跳进水沟里推拖拉机。
牛也像对看场有意见,不肯使劲儿。
“使劲儿。”爹揪着前轮,冲我大喊,
“使劲儿抽。”看着爹额上青筋暴露,腮
帮子上的肌肉在蹦,就使劲儿抽打着,
老牛呼哧呼哧低头前冲。“动啦!动
啦!”看场跳起来拉绳子,“使劲儿,使
劲儿,前轮到沟边了。”“使劲儿,一
二,一二,一二”爹的号子慢慢低了下
去,汗水和着泥水。拖拉机又滑下去
了,我们都喘着粗气。“再等几个人。”
看场一屁股坐在地上喘气,“歇会儿吧。”

抽了一支烟,爹和看场各推一个车
轮,我赶牛,另套一根绳子拉,等到俩
前轮到沟边时,赶紧把绳子拴到树上,
再一点点儿往上拉。随着一点点儿往
上拉,我不断拉紧绳子。“上来啦!上
来啦!”看场兴奋地喊着,爹脸色苍白,
扶着树喘气。

“叔在家吗?”看场家的掂兜鸡蛋,
还没进院就嚷嚷,“到我家喝两盅。”

“走走,都去,都去,我家炖着大公
鸡。”看场家的拉着娘的手,娘客气着,
爹从屋里出来,轻轻捶着腰:“看场没
事儿就好,吃饭就不去了。”“一定得
去,不去的话,看场以后咋出门。”

花生地里,爹正吃着喝着牛在犁花生
秧,我和娘手忙脚乱地翻捡着,一排排
摆放着,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突突
突”,看场开着拖拉机来了,后面跟着
看场爹和看场家的:“叔,歇歇吧,让
看场用拖拉机犁,咱一块儿捡。”

晚上,爹喝得醉醺醺的,送走看
场一家,又躺床上哼着:“山高不能把
路拦,抗严寒滑冰雪我胸有朝阳……”
搅得我怎么也走进要狮子辛酸的卖
艺江湖里去了。③3

怀念母亲

□ 刘保明

转眼之间,母亲离开我们快一
周年了。她走得突然,以至于我们
毫无思想准备。我努力克制住悲痛
的心情,认真回想母亲的一生。

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像
崆峒山上的一朵小花,即使人们注
意到她,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就是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平凡的人,却
用双手迎来了许多新的生命,也
救治了无数人的性命。

母亲1948年9月考入河南大
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妇产科医生。她
这一生,有两个职业——医生和教
师,因此她一生只做两件事——治
病救人和教书育人。这两件事,不
仅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而且关系到
人的生命质量。她从事的职业虽然平
凡,却极其高尚;她所做的两件事虽
然普通,却极其光荣。

母亲是个医德高尚的人。在我
幼时记忆里,三天两头被半夜敲门
声惊醒。伴随着敲门声的往往是或
清脆、或沉闷的叫喊:“曹大夫,曹
大夫!赶快赶快,又有难产的了!”
随后,便会听到母亲窸窸窣窣的声
音。因为担心影响家人,她不开灯,
话也不说,只是手脚麻利地走出屋
子,往医院跑。

我家的院子是个小四合院,房
挨房,半夜有一家门响,院子里其
他四家都能听到。每次,母亲出夜
诊,到了第二天,邻居们就感叹说:
“曹大夫又是一夜没合眼,太辛苦

了。”对此,母亲从无怨言。母亲每
天下班回家,走在街上经常会碰到
熟人,离老远就亲切地和她打招呼:
“曹大夫下班了?曹大夫好!”“曹
大夫到我家吃饭吧!”逢年过节,总
有病人亲属挑着担子,跑几十里路
送些白菜、红薯、萝卜什么的,以表
谢意。那时,虽然大家生活不富裕,
但那些朴实真诚的笑脸一直留在
我的记忆里。

母亲刚调到平顶山舞钢职工医
院时,由于医院对母亲不了解,不放
心让她上手手术。一次,科室里遇
到一位大出血的病人,妇产科医生
都犯了难,情急之下,有人提出请曹
大夫试试。母亲临危受命,上了手
术台,最终病人得救。就这样一来
二去,母亲在医院内外出了名,只要
曹大夫在,医生、病人和家属就像
吃了定心丸。

记得有一次周末,母亲在家休
假,村里一位女患者病情十分严重,
她的家人用担架抬着她到我家看
病。母亲见状,赶紧铺上干净的床
单,为病人做检查,并提出治疗方
案。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来家里
看病,您也接待啊?”母亲微笑着
对我说:“病人病得这么严重,我不
能看着不管。”

有一次,一位大出血病人呼吸停
止,许多人束手无策、焦急万分,母
亲果断冲在前面进行人工呼吸,硬
是把那位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

来。后来得知,那位病人是六个孩
子的母亲。

母亲一生为自己考虑极少,遇
到难事都装在心里,从不给别人添
麻烦,也从未向单位提过任何个人
诉求。母亲说,自己受点儿委屈没
啥,别让人家为难。

母亲是个非常自律的人。1975
年一个夜晚,舞钢下特大暴雨,
母亲正在医院值班,石漫滩水
库与医院仅一路之隔,我打着伞去
医院接母亲,我深一脚浅一脚赶到
医院,急切地说:“妈,赶紧走吧,水
都进到院里了!”看着窗外的雨,母
亲淡定地说:“还没到下班点儿呢,
再等等。”眼看水要把院子灌满,我
惊慌不已。终于到下班时间了,母
亲在检查完所有工作后才和我一起
离开医院。一出医院门,听见水
库里的水嗷嗷叫,母亲紧紧拉着我
的手,伞一会儿就变成了“喇叭
花”,身上被雨水淋透了。从医院
走到堰口山(我家)要半个多小时,
一路上,山路很窄,天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瓢泼的雨仿佛要压死人。
后来,回忆起那晚的情景,还是后
怕。长大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责
任。

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
一个寒冷的冬天,还是小学生的
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一边烤火,
一边听她读《人类的起源》。在炉
火的映照下,母亲恬静的面容和灼

灼的声音在我们幼小的心里久久
回荡。她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
们:“要多识字、多学手艺,养成爱
读书的习惯,将来用得着。”母亲还
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的话不多,但字字千钧,在我
们心里扎下了根。

父亲是学历史的,在古典文学
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父亲常对我们
说:“你们要向妈妈学习,她认字比
我还多,许多生僻字我还要请教
她。”每每听到这里,她总是微笑着
说:“多看书,认字就多啦!”
离休后,母亲仍手不释卷,不仅
十分关心时事,还非常关心国家发
展。每看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进
步,母亲就会满怀深情地说:“现在
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在一个这么好
的年代,我们都要格外珍惜。”2019
年,母亲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对于我们家
来说是巨大的荣耀。”

然而,怎么也想不到,2023年7
月24日早上,母亲吃过早饭,突然
头歪倒在餐椅靠背上昏迷不醒。即
使120救护车一刻也没耽搁地把母
亲送进医院抢救,也无回天之力,母
亲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小名叫梅,中国人对梅花
历来有君子之评,隆冬绽放,不与诸
芳争春色;独立傲雪,秉性坚贞不
二,无言之中,将美好呈于世人。母
亲享有梅的赞誉,当之无愧。③3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